



命运守护神

郑也夫著



命运守护神

——九集电视片文本

郑也夫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7 号

命运守护神

郑也夫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冶金工业部机关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长 32 开 2.625 印张 5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0 元

ISBN 7-5043-2502-3/I·295

我的母亲曾是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四十多年的基层生活结束于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她卸任离开那个鲁北小镇时，村里的乡亲几乎是全部出动，自发地为她送行。那浩大的送别场面，令离休之后的母亲每每提及便激动难抑。而母亲这辉煌的一瞬，在我的记忆中也定格为一种永恒！

——是为记。

目 次

第一集	自风险中走来	(1)
第二集	从海洋到天空	(11)
第三集	寻找守护神	(19)
第四集	手拉手	(27)
第五集	沉睡的东方	(37)
第六集	艰难的历程	(46)
第七集	走进千家万户	(55)
第八集	改革之路	(62)
第九集	跨世纪的选择	(69)

第一集

自风险中走来

在距今三百万年至五十万年以前，也就是地质学家们所说的新生代早期更新世时期，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密林中，在中国大陆周口店、蓝田的丘陵山野上，活跃着一群群站立行走的猿人。他们没有虎豹的利爪，没有熊黑的体魄，没有麋鹿的捷足，但是他们凭借着自己双手打制出的石器，凭借着群体的力量，在大自然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顽强地踏上了他们进化的历程。

悠悠万代的时光过去了，今天猿人的子孙生息繁衍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极大地改变着这个星球的面貌，他们自称为“万物之灵”。然而在这迄今并未中止的漫长历程中，他们的每一步履都饱含着艰辛，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在迎接着风险和未知。

科学家说，地球上的生命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

水曾经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今天也仍然是一切生灵的生命线。水是文静而温情的。但是你见过水的另一番面貌吗？

《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记里这样写着：“上帝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消除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这似乎是一段荒诞的神话或宗教的谰语。但是当代的地质学家却发现，在地中海东岸的地层中分明留下了远古时代一场空前浩大的洪水的遗迹。其实，远古时代留下的传说，总是与远古时代人们真实遭遇到的巨大的灾难，交织在一起的。

远古时代黄河流域上洪水与治水的传说，也几乎就是华夏历史的第一页。

1984年，河南郑州郊外，黄河的子孙们为他们的祖先，他们心目中的那位匡世的英雄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塑象。大禹无言地站立在这里，看大河流日夜。这条巨龙徒然地给他带来了百代英名，而它的凶悍在千载之中从未收敛。如同圣经中的洪水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决不怀疑大禹光辉业绩的存在。但不驯服的黄河分明告诉我们，神话了的大禹体现出

的更是黄河子孙战胜风险，制服黄河的企望。

大禹的时代太久远了。仅 2000 年来，黄河决口泛滥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北宋末年，黄河决口，百万人口丧生。清朝顺治年间开封决口，全城 37 万人仅生存了 3 万人。1938 年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大堤，89 万人丧生。每一次黄河改道的经济损失都是一笔既浩大又繁复、无从统计也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

养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东亚大陆，已经失去了水土保持的良好机能。终于 1991 年的一场横扫十余省的水灾铺天盖地而来。

从我们星球的大陆上有了生命起，这些生灵便遭遇到了火。火是神秘的。火是威严的。火是凶残的。

利用天然之火算得上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而保存火种和人工取火，则是人类发明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

几乎人类的每一个民族都保存着关于火的神话传说，几乎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里都积淀着火的痕记。

古希腊人以他们神奇的想象力为我们留下了普罗米修斯为人间偷来圣火的动人传说。他们在其神曲中讴歌：“圣火呀，你使我们永远兴盛，永远幸福，永远强健，你是不灭的。”

上古时代的印度人对火顶礼膜拜，他们称圣火为阿耨尼。印度最古老的经书《梨俱吠陀》中有着这样的祷词：“阿耨尼，你是生命，是人类的保护者，

你是家长，我们的生命由你而来，我们是你的家人。”

在古代希腊、印度和罗马人的家里，无例外地设有一个祭台，台中圣火日夜长燃不熄。圣火每年必须止熄一次，重燃新火。取火时不准用火石，只准取太阳火或钻木取火。圣火是一家之主，圣火在非止熄日的熄灭，预示着家人的不幸。

饶有趣味的是我华夏的祖先几乎享有同样的崇拜习俗。每家也要点一盏长明火，每年也要在熄止后重新点燃一次。《论语》中留下了“钻燧改火”的记载。而民俗中清明的前一天“寒食”，正是起源上古时代的那个熄火之日。

更有趣的是“王”与“父”代表着国与家中的权威角色的这两个方块字中，分明包含着火的象形。金文中的“父”写成“𠂔”正象一个人举着一把火。金文中的“王”正是从古文字的“𠂔”（即火）变异而来的。而“王”字这头上加了一点的“主”原意是灯中的火炷。“父”与“王”同火的不解之缘印证着这样的历史事实：在远古时代“父”看守着家庭中的火种，“王”执掌着部落的祀火大权。

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火与父，与王，与人们心中的神灵结合到一起，为什么火成了父，成了王，成了部落的守护神？那是因为火的得来是艰辛的，火的发明是艰难的，火的恩惠是浩大的，火的威力是无边的。

熊熊燃烧的烈焰啊，你给人类带来了炙热的食物，增强着他的体魄智能，并使他们永远地告别了

茹毛饮血的时代；你给人类带来了温暖与温情，把氏族中的人群凝聚在一堆堆篝火旁。

在原荒的旷野上，当饥饿的狼群围困住人们时，只要燃起一支火把，狼群的那一对对磷光般的眼睛便顿时黯然。它们知道，火是它们的灾难，它们的劫数，它们永世不可战胜的神灵。

当父王们燃起火把时，他们不仅率领着家族、部落，永远地凌驾于百兽之上，不仅照亮了茫茫黑夜，也照亮了人类走向文明的漫长旅程。

但是，火是一把双刃剑。当人类把火引进他的部落、他的家室中的时候，他获得了光明、温暖，也遇到了新的风险。从此火灾也象影子一样追赶着人类和它的社会。

秦砖汉瓦的历史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二千年前就找到了不易燃的材料营造居室。历史学家记载着：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由于有大量的木房，火灾盛行，于是富人盖起了石头房子；很多城市法律规定，不论贫富，一律要用瓦片代替茅草来铺盖屋顶。可见火灾从那时起就是人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共同防范。

1666年，伦敦的一场大火燃烧了五天，劫后四分之三的伦敦城不复存在。从此火灾永远地铭刻在伦敦居民的心中。

1983年，印度尼西亚一场森林大火烧了6个月，350万公顷的森林被烧毁。

明眸皓齿的美国黄石自然公园，以其山川、温泉和野生动物而闻名。1988年一场天火，摧毁了这

位绝代佳人。据专家考察，要恢复黄石公园往日的妩媚，大约需要一百年的光阴。

1987年，大兴安岭的一把火烧毁了70万公顷的林海，毁林3000多万立方米，火灾殃及一个县、三个镇，死亡193人，烧毁房屋61万平方米，受灾5万人。为扑灭大火动员了飞机96架、汽车1300台，人力58000人，耗资5000万元，共计损失70亿人民币。而世代以大兴安岭为家的东北虎从此失去了家园，再也没有一片寂静的密林作人参姑娘的深闺，这种损失对神话般的兴安岭是不可计算的。

据瑞士一家保险公司统计，近15年来世界上共有150万人死于火灾，5000万人因火灾无家可归。

据统计，1991年我国共发生火灾42374起，死亡1886人，受伤3419人，经济损失4亿6千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天发生116起火灾，死亡5人。每一秒钟经济损失15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张接一张地燃烧面值10元的人民币，365天昼夜不舍。

据统计，1983年英国因火灾经济损失共计5.656亿英镑。平均每秒钟损失18英镑。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英国，火灾的损失竟高于我们。这大概是因为发达国家每一场火灾中更高的含金量所使然。

2500年前，南亚次大陆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痛感人生的种种苦恼，毅然舍弃了锦衣玉食的王宫生活，出家求道。他苦行修道了六年，并未解脱，便弃而端坐在菩提树下静坐冥想，顿然得

道。以后在其 500 弟子的弘扬下，佛教终于传遍半个世界。悉达多的主要教义是四圣谛、八正道。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第一要义苦谛，即说生老病死，人生皆苦。不管你是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还是无神论者，都不能否认人生总要经过七灾八难，而疾病是一切生灵从生至死难得免去的一大磨难。

1347 年至 1351 年，一场名为黑死病的瘟疫从地中海港口传到西西里，进而传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格兰、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以至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诸国。整个欧洲遭受了它的袭击。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超过 5000 万人死于这场灾病。据现代史学家考证，黑死病极可能是号称三大传染病之一的淋巴腺鼠疫。

今天，在中老年人中并不少见的“麻子”，便是从历史上号称第一传染病的天花那里逃脱出来的幸运儿。虽然早在 1796 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就找到了治服天花的牛痘，但因贫困和医疗的缺乏，1967 年世界上仍有 200 万人死于天花。直到 70 年代末叶，人类才灭绝了天花。

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虎列拉”，就是第二大传染病霍乱。1898—1907 年，在印度近 40 万人丧生于霍乱。

1918 年，在世界性的流行性感冒中，2000 余万人死亡。

五六十年代血吸虫病流行在江南水乡。1967 年中国流行脑膜炎，16 万人丧生。

1988年乙型肝炎横行上海，几乎使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瘫痪。

尽管人类不断地治服着一种又一种疾病：牛痘预防了天花，盘尼西林战胜了肺结核……但是新的病种不断问世，向人类发起永恒的挑战。

世界体坛上被誉为“魔术师”的约翰逊，身高二米零七，却象精灵一般地灵活。他为洛杉矶湖人队数次登上全美职业篮球冠军的宝座立下汗马功劳。全世界的球迷正翘首期待着他与迈克尔·乔丹携手跨进巴塞罗纳的赛场。然而这天晚间的电视上，平易近人的约翰逊带着苦涩的微笑宣布，他已携带了艾滋病菌，将退出篮坛。这是一个令万千球迷心碎的日子。而发生在这位伟大体育家身上的悲剧不啻是一个象征：一个新的病魔又向人类袭来。

尽管医学家的成就世所公认，但在终极的意义上，他们的奋斗很可能终究不能跨越出菩提树下那位智者的掌心：生老病死，永远不能豁免，不管你是一个富者还是穷人，一个权势者还是平民，疾病和死亡随时可能会降临在你身上。

社会学家说，死亡的破坏性不仅是对于死亡者个体，它因为减少了一个成员，而打乱了死者的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正常运行。那么该怎样抵抗疾病与死亡对人类社会的袭击呢？

从古至今，人类享受着大地的不尽恩泽。大地是坚实的，它是人类在无边大海上，在浩瀚宇宙中的永不沉落的方舟。大地是丰饶而慈爱的，它给我

们以蜜，给我们以奶，给我们食粮和衣着。上古时代的华夏哲人这样讴歌大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意思是说，地是静的，故能承载万物于其上。但正是这位哲人纵览天地沧桑，提出“乾坤相易”的辩证思想。坤的意思为静，而乾的意思是动。宁静的地表之下，无时不在酝酿着动荡。

1976年7月27日，唐山遭受了地震的袭击。顷刻之间，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化为瓦砾。一年以后政府首次公布的死亡数字为665237人，以后又更正为75万人。

而唐山的浩劫还远非有史以来地震给人类的最大打击。16世纪中叶，陕西华县地震中丧生83万人。1021年7月，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全部城市遭到地震袭击，死亡110万人。1971年4月24日日本琉球群岛中的石垣岛发生地震引起海啸，海浪腾空而起，高达85米，850吨的整块珊瑚礁被抛出2000米。

仅历史上记录下的最大的40次地震中，死亡人数就达5000万人。据地震学家说，世界每年大约发生两次八级地震，20次七级地震，100次六级地震，近千次造成破坏的地震，5万余次可感觉到的地震。

据地质学家记载，本世纪全世界地震死亡人数160万人。而中国高居榜首，地震死亡人口100万，占世界60%。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18万人丧生，1932年甘肃昌马地震，7万人丧生。自六十年代始华夏大陆地壳的躁动更为频繁，从邢台、渤海、通海、海城、永善、龙陵、松潘、唐山，直到天津、北

京。二十世纪真是华夏大地动荡不安的世纪。

我们从远古走来，我们向未来走去。当我们燃起第一支火把，当我们扎下第一座营盘，无论是芸芸众人的生老病死，还是勇敢者对未知的追求，都永不例外地承受着风险。

在充满风险的人生中，谁能作我们命运的守护神？

第二集

从海洋到天空

我们这个星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一被蔚蓝色的大海覆盖着。只占百分之二十九的陆地又被蛛网一般的河流湖泊分割开来。因此在远古的时代，当人类还未使用车马之时，就已经学会了弄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

但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行船从来都是一桩充满风险的举动。

据英国权威保险业组织劳合社统计，近千年来，海底沉船已达 100 多万艘，平均每 14 海里就有一艘沉船，而各国的江河湖泊还不在于统计之中。从一叶扁舟到万吨巨轮，人类已经有了五千年的航行历史。

上世代船工的亡灵已经化作妖女洛雷莱的美妙的传说：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心中总觉悲伤，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叫我不能遗忘。晚风凉暮色苍茫，莱茵河水静静地流。天空中灿烂的霞光，照耀在高高山上。

山顶上有一位姑娘，没有谁比她漂亮，她梳她那黄金的头发，珍珠也闪耀光芒。她一面在那儿梳装，一面在那儿歌唱，这歌声是那样美妙，谁听了都会神往。

这歌声里有一种力量，打动了船上水手，他忘记了狰狞的岩石，一心只望着山头。谁知道滚滚的波浪，把船儿深深埋葬，洛雷莱用她的歌声，将故事这样收场。

尽管人类的造船业日益发展，尽管他们怀抱着一个永不放弃的雄心：造出一艘永不沉落的方舟。但在浩瀚无涯、诡秘狡诘的大海上，庞然巨舟却如沧海一叶。水手的命运永远是莫测的。

1912年，英国一家造船公司造出了一艘排水量46000吨，8层楼高的超豪华游轮塔坦尼号。为防触礁该船设计成双层船底，层间分制成16个相互封闭的密封舱。造船者自诩，塔坦尼号是永不沉落的。然而，就在4月15日塔坦尼号驶向纽约的处女航中，它以22节的高速轻轻擦过一座冰山，冰山藏匿于水下的巨大身躯却如一把利剑，撕破了塔坦尼的防水舱。几小时后，塔坦尼葬身在大西洋万顷波涛之中，1500名乘客丧生。截止蒙难之日，这是人类历史上